

搜救阿保教官

·張健常·

最初認識「Gamble」阿保教官，我還只是個志航四十四隊換訓戰鬥機的小飛官，有多次與教官同機學習的經驗，他的要求非常嚴格卻不失風趣。某次落地後，爲了某些機務問題與機工長討論了一會兒，渾然忽略教官已坐在小巴上等我，待我發現急忙跳上車，被調侃了一句：「要不要把你調去機務分隊？」。

後來去嘉義基地受儀訓班，因阿保教官爲授課教官而重逢，當時唯一留下的印象是教官在白板上畫了一個大大的「RMI」（無線電磁指示器），約略述及指針尖端的「寬度」兩側，應指示著「不同」的航向，來彰顯儀器飛行時所要求的「精準」。等我幹了教官沒幾年，他便退伍轉任聘雇老師，好不容易轉換跑道，繼續揮灑豪情於藍天，卻在十年前的一次意外中，不幸於雷達幕消失光點，音訊全無，接著就是不眠不休的陸空聯合搜索、搜索再搜索，在茫茫山區原始林找尋任何一丁點蛛絲馬跡。

當時我任職官校督察室中校考核官，失事調查與山區搜救本屬業管職

責之一，奉主任之命上山督導；而原本早已排了假期，與朋友約好爬北大武，不得已告知臨時取消。一樣是爬山，只是換成了那瑪夏，由飛指部副指揮官王上校帶隊，納編失事搶救小組數十人，攜帶搜救裝備、器材，登上軍卡向遙遠山頭挺進。

「八八」風災尚不滿半年，道路崎嶇不平、柔腸寸斷，我們搭乘的軍用卡車一路顛簸跳躍，蝸行於河床邊硬闖出來的臨時便道，劇烈震動隨時會將屁股彈離木板凳，幾乎無法安穩



在民生國小的中央操場草皮上，空軍搜救人員正在進行熟練吊掛作業及重點事項提示。



時任八軍團指揮官的嚴德發中將親自坐鎮督導指揮搜救任務。

就坐，飛沙走石，漫漫長路，驚險旅程不難想像。

友軍在搜救行動中掌握了全般主導權，並展現出紀律與行動規劃。當時自甲仙以上幾乎沒了像樣的路，他們在民權國中前的消防隊設了中繼管制站，攔截非必要車輛進入山區，並緊急開設通訊網路及臨時指揮所，不定時對媒體召開記者會，由時任八軍團指揮官嚴德發中將親自坐鎮督導指揮，那也是第一次近距離接觸這位傳說中的救災大將。

實際的搜救與待命兵力、住宿則安排得更裡頭的民生國小，光是隸屬八軍團的三菱戰督車就進駐了二、三十輛，兩百公尺方圓的操場中央草皮，竟然可塞進四架搜救直升機，真是

開了眼界。

大概整整過了兩天毫無進展的搜救行動，沒有確切的失事位置，特戰人員只能在山區裡大海撈針，直到第三天上午十一時十五分，陸軍航特部直升機搜索人員，在教練機失聯位置西方八點五公里那瑪夏鄉南沙魯村鞍輪名山周邊河谷，發現疑是飛機殘骸。因山谷陡峭，滿是高約三、四十公尺原始樹林，於是派遣十六名陸軍航特部特勤隊員，從直升機垂降到上方平臺展開搜索，約一小時後，終於在河谷附近發現機翼殘骸。

標定位置後僅保留部分特戰兵力，隨即撤退交接給空軍，原本校園操場上綠色的UH-1H變成了藍色的



在那瑪夏鄉南沙魯村鞍輪名山周邊河谷附近發現機翼殘骸後，友軍僅保留部分特戰兵力，隨即撤退，校園操場上的UH-1H也變成了S-70C。

S-70C。當地小朋友見到稀奇罕見的直升機，莫不瞪大眼睛跑來觀看，我趕忙上來維持秩序。

後續的救援行動更棘手，在幾近斷崖峭壁的山谷裡要搜尋殘骸、背負下山，又是極大考驗，期間我也登上救護直升機前往失事點勘察地形。這狹窄的山谷大概成畚箕狀，東面地勢高，必須由西面河谷進入；但上午因陽光刺眼，又爲了因應緊急情況須能立即脫離的安全考量，飛行員到達吊掛點後，再原地迴轉一百八十度，讓滯空垂降特搜人員下去，並奮力控制機體，盡量不受山風搖晃影響。過程驚心動魄，同時受限油量，每吊掛幾員就必須停止任務，飛返嘉義，補完油再回來繼續任務，我真要爲救護隊



陸空聯合搜救任務過程中，督導及任務人員吊掛入山實況。

的飛行員豎起大拇指。

學生因撞擊而拋出機外的遺體很快被找到，阿保教官卻苦尋無獲。後來，據搜救者描述，他看到飛機殘骸上繞著蒼蠅，撥開一看才發現教官的遺體壓在下面。那次事件後，司令部發文通令全軍，概略是規定爾後一般訓練均須穿著橘色飛行衣。

看看時下青年，再看看碧潭軍墓半山腰裡躺著的英靈，絕大多數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他們都是碧血灑長空的志願役軍人，爲了保家衛國犧牲性命。

軍隊存在的意義好比國家投資保險，可能一輩子不打仗，卻無法一日不備戰，建軍是爲了備戰，而戰爭的目的，卻在追求和平。



山區救援行動非常辛苦，危險性也相對較高，作者（右一）特與當時失事搜救小組合影，留下難得的軍旅回憶。